

名家名译

威尔斯科幻小说选

The Complete Science Fiction of Wells

[英] 乔治·威尔斯◎著 庄金秋◎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尔斯科幻小说选 / (英) 威尔斯 (Wells, H. G.) 著; 贾志刚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12

(中央编译文库·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7-5117-0685-0

I. ①威… II. ①威… ②贾…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作品集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0523 号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白 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405(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新艺印刷厂

开 本 650×920 毫米 1/16

字 数 313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C 目 录 CONTENTS

时间机器

第一章 / 2

第二章 / 8

第三章 / 12

第四章 / 15

第五章 / 22

第六章 / 35

第七章 / 38

第八章 / 43

第九章 / 47

第十章 / 52

第十一章 / 54

第十二章 / 57

尾声 / 61

火星人入侵

第一部 / 63

第一章 战争前夕 / 63

第二章 流星 / 67

第三章 在霍斯尔公地上 / 71

第四章 圆筒打开了 / 73

■ 世界文学名著 · 名家名译

- 第五章 热射线 / 75
- 第六章 乔巴姆路上的热射线 / 77
- 第七章 我怎样回到家的 / 79
- 第八章 星期五晚上 / 82
- 第九章 战争开始了 / 84
- 第十章 在风暴中 / 88
- 第十一章 在窗边 / 92
- 第十二章 威布利奇和谢伯顿的毁灭 / 96
- 第十三章 我是怎样遇见副牧师的 / 104
- 第十四章 在伦敦 / 108
- 第十五章 发生在萨里的事 / 115
- 第十六章 逃出伦敦 / 120
- 第十七章 “雷电之子” / 128

第二部 / 136

- 第一章 脚下 / 136
- 第二章 我们在废墟中的见闻 / 141
- 第三章 被困的日子 / 147
- 第四章 牧师之死 / 150
- 第五章 寂静 / 154
- 第六章 第十五天的见闻 / 156
- 第七章 普特尼山上的人 / 158
- 第八章 死气沉沉的伦敦 / 170
- 第九章 废墟 / 176
- 第十章 尾声 / 179

隐身人

- 第一章 陌生人的到来 / 184
- 第二章 泰迪·亨弗雷先生的初次印象 / 187
- 第三章 一千零一个瓶子 / 191
- 第四章 卡斯先生访问陌生人 / 194
- 第五章 牧师家被盗 / 199
- 第六章 疯狂的家具 / 200
- 第七章 陌生人露出真面目 / 204
- 第八章 在途中 / 210
- 第九章 汤姆斯·马福尔先生 / 210
- 第十章 马福尔先生拜访伊宾 / 214
- 第十一章 在车马客栈里 / 216
- 第十二章 隐身人大发脾气 / 219
- 第十三章 马福尔先生要求分手 / 222
- 第十四章 在斯多港 / 224
- 第十五章 狂奔的人 / 228
- 第十六章 在“快乐的板球手”旅馆里 / 229
- 第十七章 开普医生的客人 / 231
- 第十八章 隐身人睡觉 / 238
- 第十九章 某些基本原理 / 241
- 第二十章 在波特兰大街的房子里 / 244
- 第二十一章 在牛津街上 / 251
- 第二十二章 在百货公司 / 254
- 第二十三章 在德罗利巷 / 257
- 第二十四章 失败的计划 / 264
- 第二十五章 追捕隐身人 / 268

■ 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名译

第二十六章 威克斯迪特谋杀案 / 269

第二十七章 包围开普住宅 / 272

第二十八章 自食其果 / 278

尾声 / 281

盲人乡

时间机器



第一章

时间旅行者(这样称呼他,比较方便)正在给我们讲解一个深奥难懂的问题。他那灰色的眼睛一眨一眨的,放射出光彩,往常苍白的脸庞此刻也泛起红晕,容光焕发起来。炉火亮堂堂地燃烧着,银制百合花灯盏上的白炽灯散发出的柔和的光亮,也映照在我们玻璃杯中泛起复又破灭的气泡上。我们坐的椅子是他的专利发明,这椅子并非仅仅供人就座,而像是张开臂膊抚抱着我们。而且晚餐后的气氛舒适惬意,此时此刻人们的思绪可以信步徜徉,而不必中规中矩。他就这样向我们讲述着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一边还用纤细的食指比划着;我们都那样坐着,漫不经心地对他在这个新谬论(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上所表现出的认真态度和丰富的创造力表示了钦佩。

“你们一定要仔细听我讲啊。我不得不否定那么一两个几乎是公认的概念。比如说,几何学,学校里教给你们的几何学就是建立在错误的概念上的。”

“你指望我们从这里听起,范围未免大了点吧?”满头红发,好与人争辩的菲尔比说。

“我无意要你们接受什么无稽之谈。你们很快会承认我需要你们承认的东西。众所周知,数学上的一条线,一条厚度为零的线其实是并不存在的。他们是这样教你们的吧?数学上所说的平面也是不存在的。这些理论纯粹是抽象的。”

“所言甚是。”心理学家说。

“只有着长、宽、高的立方体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我可不同意,”菲尔比说,“固体的东西当然可以存在。一切实在的东西……”

“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不过,请想一想,一个瞬时的立方体能存在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菲尔比说。

“一个连万万分之一秒都无法持续的立方体,它能够真实存在吗?”

菲尔比陷入了沉思。“显然”,时间旅行者接着说,“任何一个实体都必须有四维延伸;它必须有长度、宽度、高度,还有——时间持续性。但由于人类天生的缺陷,这点我呆会儿再给你们解释,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个事实。实际上万物都存在着四维,其中三维我们称之为三维空间,而第四维,就是时间。然而,人们却总喜欢在前三维和第四维之间划上一条实际并不存在的区

分线,因为从我们生命的开始到终结,我们的意识知觉恰好是沿着时间这一维度的某个方向周期性向前运动的。”

“这个,”一个小伙子一边说,一边神情激动地在灯火上重新点燃了雪茄烟,“这个……其实是很清楚的。”

“是啊,不过,大部分人却忽视了这一点,真是莫名其妙,”时间旅行者继续说,他的兴致也更高了。“实际上这正是第四维的意义所在,尽管有些人谈论到第四维时并不知道他们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只不过是看待时间的另一种方式罢了。时间和空间三维的任何一维之间都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只是我们的意识是沿着时间向前运动的。可有些个笨蛋把这个概念的意思搞颠倒了。你们可曾听过他们有关第四维的高见吗?”

“我没听过。”市长说。

“这个说起来很简单。按照我们那些数学家的看法,说到空间,就应该有三维,人们可以分别称其为长、宽、高,而且始终可以通过三个平面加以界定,而每个平面又总可以跟其他两个平面直角相交。但是,有些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一直想搞明白:为什么偏偏是三维?为什么没有另一维来同其他三维形成直角呢?他们甚至试图建构一门四维几何学。大概一个月前吧,西蒙·纽科姆教授还向纽约数学协会解释了这个问题呢。你们都知道,我们能够在只有两维的平面上呈现一个三维的立体图,以此类推,他们认为利用三维模型也能够呈现出四维的东西——只要他们能够掌握此东西的透视技法。明白了吧?”

“是了,是了,”市长喃喃地说。他眉头紧蹙,陷入沉思,嘴唇嗫嚅着,好像在重复什么神秘的词语。“没错,这下我可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这样子说,顿时面露喜色。

“好吧,我不妨告诉你们,我从事这四维几何的研究已经有些时日了。我的有些研究成果很稀奇。比如,这是一个人八岁时的一张肖像,这是他十五岁的,另一张是十七岁的,还有一张是二十三岁的,等等。所有这些显然都是一个人的生活片段,或者说,是用三维形式表现出来的四维存在,而此人的思维存在却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事实。”

“科学界人士,”时间旅行者稍顿了顿,以便大家能够适当理解他的话,然后接着说,“非常清楚,时间只是空间的一种形式。这有一张常见的科学示意图,是张气象记录。顺着我指头的这条线表明了气压的变化。昨天白天气压这么高,夜里又降下去了,今天早上又上升了,并且慢慢地一直升到这里。气压表里的水银绝对不会是沿着公认的空间三维的任何一维上勾画出这条线的;可它又确确实实地画了这么一条线,因此,我们不得不说,这条线是沿着时间维的。”

“但是，”医生开口了，他说话时凝视着炉火中的一块煤。“如果时间真的就是空间的第四维，那它为什么不但现在，而且历来都被认为是与空间三维迥然不同的东西呢？而且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时间里自由移动，就像我们在空间的其他三维里那样移动？”

时间旅行者笑了笑。“你肯定我们能在空间中自由移动吗？向左向右我们可以移动，向前向后也可任意移动，人们历来就是这样活动的。我也承认我们在二维当中能够自由活动。可向上或者向下又如何呢？地心引力把我们限制在地面上了。”

“不完全对吧，”医生说，“别忘了还有气球呢。”

“但是在有气球之前，除了偶尔的跳跃和地表高低不平外，人们是不能随意垂直运动的。”

“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能够上下运动一点儿的。”医生说。

“向下要比向上容易，相当容易。”

“而在时间里根本不能移动，你不可能离开现在这一时刻。”

“我亲爱的先生，你错就错在这里，这也正是全世界的误区所在。其实我们一直是在一步步地离开现在时刻。我们的精神存在就是非物质的，并且是没有维度的，它沿着时间这一维匀速向前，从摇篮走向坟墓。就像如果我们从离地五十英里的高空开始旅行的话，我们就注定向下降落一样。”

“可主要的问题在于，”心理学家插了一句，“你能够朝空间的任何一个方向运动，但你在时间里却无法走来走去。”

“这也正是我伟大发现的源起。但是，你说我们在时间里无法运动，这点你是错的。比如说，如果我正在生动地回忆起一桩事，我便回到了它发生的那一时刻。就像你们说的，这时的我就变得心不在焉了。倏地，我一跃就回到了过去。当然我们还没有办法能退回过去并呆上一段时间，就像一个野蛮人或一头野兽无法呆在离地六英尺的空间一样。但是，文明人在这一点上要比野蛮人强，他可以乘坐热气球挣脱开地球引力向上升。那么，文明人为什么就不能指望自己最终能沿着时间维停止运动或加速运动，甚至装个弯儿从而逆向运动呢？”

“啊，这个，”菲尔比开口说，“是完全……”

“为什么不行？”时间旅行者问。

“这不合情理。”菲尔比说。

“什么情理？”时间旅行者问。

“你可以通过辩论把黑的说成白的，”菲尔比说，“可你永远说服不了我。”

“也许不能，”时间旅行者说，“但你现在开始明白我研究四维几何的目

的了。许多年前,我就有了一个关于一台机器的模糊想法……”

“时间旅行!”那个小伙子惊呼起来。

“它将随心所欲地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任何方向运动,完全由驾驶员的意愿决定。”

菲尔比情不自禁大笑起来。

“可我有实验可以作证。”时间旅行者说。

“这对历史学家而言,实在是太方便了,”心理学家提示说,“譬如,某个历史学家就可以回到过去,去核实人们公认的关于黑斯廷斯战役的记载是否准确!”

“你不觉得你可能会引得万人注目的吗?”医生说,“我们的祖先可不太能容忍年代出差错。”

“人们倒可以直接从荷马和柏拉图的嘴里学习希腊语了。”那个小伙子这样想到。

“那样的话,他们一定会给你的考试打不及格。因为德国学者们已经在希腊文法上作了诸多改进。”

“那还有未来呢,”小伙子又说,“想想看吧!人们可以把他们所有的钱拿出来作投资,让它在那里生息赚钱,然后再朝前赶。”

“去发现一个新社会,”我说,“一个建立在严格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社会。”

“共产主义可是所有过激的理论之一啊!”心理学家说。

“不错,我原先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从不谈论此事,直到……”

“直到实验证明!”我大叫一声,“你就要证实共产主义了吗?”

“用实验来证明!”菲尔比也大叫一声。他开始感到脑子不够用了。

“不管怎样,让我们见识见识你的实验吧,”心理学家说,“即使这全是荒诞不经的,这你心里最明白。”

时间旅行者微笑着环视我们一圈。接着,他仍然面含笑意,双手深插在裤袋里,慢慢地走出了房间,我们只听见他趿着拖鞋,慢吞吞地沿着长长的过道向实验室走去。

心理学家望着我们,“不知道他想搞什么鬼?”

“还不是想要耍花招、变变戏法或者别的什么。”医生说。菲尔比正准备给我们讲他在伯斯勒姆看到的一个魔术师,可还没来得及讲完开场白,时间旅行者就回来了,菲尔比想讲的那段奇闻轶事只得就此打住了。

时间旅行者手里拿着一个闪闪发亮的金属框架,也就比一只小钟表稍稍大点,做工十分精巧。框架里面镶有象牙和一种清澈透明的水晶状物质。现在我必须把一切都描述清楚,因为接下来的事情——除非他的解释被人们

所接受——绝对是无法理喻的。时间旅行者把随意摆放在房间里的几张八角桌的其中一张搬到壁炉前,两条桌腿就搁在壁炉前的地毯上。他把那个机械装置摆在桌上,拎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桌上还有一件东西就是一盏有灯罩的小台灯,明亮的灯光照在这个模型上。房间周围还点着十几支蜡烛,两支插在壁炉架上的铜烛台上,另外有几支插在安置在墙壁的烛台上,房间里灯火通明。我坐在最靠近炉火的一把椅子上,随即又向前挪了挪椅子,恰好就坐到了时间旅行者和壁炉的当中间。菲尔比坐在时间旅行者背后,目光越过他的肩膀朝前张望着。医生和市长在时间旅行者的右侧注视着他,心理学家则坐在他的左侧,而那个小伙子站在心理学家的后面。我们全都目不斜视神情专注。在我看来,任何手段花招,无论构思多么巧妙,手法多么高明,企图在这种情况下瞒天过海那都是不大可能的。

时间旅行者看看我们,然后又看看那台机械装置。

“万事俱备没有?”心理学家说。

“这个小东西”,时间旅行者说,胳膊肘支在桌上,双手按住仪器上,“只是一个模型。我的计划是制造出一台机器然后在时间中旅行。你们也许会留意到这东西看上去歪歪斜斜得有些不可思议,这还有一根杆,表面幽光闪闪,看起来有点像是假的。”说着用手指了指,“另外,这里还有一根白色的小杠杆,这边也有一根。”

医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盯着机器看了半天。“做得真漂亮。”他说。

“这可花了我两年的时间才做成的。”时间旅行者接口说。然后当我们都照着医生的样子,围过去看那机器模型时,他又说,“现在我要你们明确知道,这根杠杆一扳下去,就会把这架机器送进未来;而另一根杠杆则会把机器送回到过去。这车座就是时间旅行者的座位了。我马上就扳下这根杠杆,机器会出发离开。它将慢慢消失,消失进未来的时间,最后无影无踪。请你们好好看看这玩意儿,再检查检查这桌子,确保这并不是变魔术。我可不想浪费了模型,结果还被人骂作是江湖骗子。”

屋子里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没人吭声。心理学家似乎想对我说什么,却又改变了主意。时间旅行者伸手指向杠杆。“哦不,”他突然说,“我还是借用你的手吧。”他转向心理学家,握住他的手,叫他伸出食指来。所以说,是心理学家本人亲手把时间机器送入遥遥无期的旅程中的。我们都目睹了那根杠杆的转动,我敢保证这里面没有掩人耳目的花招伎俩。当时,房间里旋起了一阵风,罩灯中的火焰跳动起来,壁炉架上的一支蜡烛也给吹灭了。那台小机器猛然打着旋儿来,越转越模糊,有一刻似乎幻化成了个鬼影幽灵,像一个闪着微光的黄铜和象牙的旋涡;然后它不见了——消失了!除了那盏孤灯,桌子上别无他物。

大约有一分钟,大家都默不作声。然后菲尔比才说,他真是见鬼了。

心理学家从恍惚中清醒过来,突然朝桌子底下看去。时间旅行者见此乐得哈哈大笑。“怎么说?”他模仿着心理学家的说话腔调说。随即便起身走到壁炉架上的烟叶罐前,背对着我们开始装他的烟斗。

我们面面相觑。“我说,”医生说,“这件事你是当真的?你真的相信那架机器是到时间里去旅行了吗?”

“千真万确,”时间旅行者说,他弯腰在壁炉火上点燃了纸捻,然后他转过身来,点燃了烟斗,看着心理学家的脸。(心理学家为了故作镇静,拿起了一支雪茄,连烟头都没切掉就点了起来。)”“不仅如此,我那里还有一台大的机器即将完工。”——他指了指实验室——“装配完毕后,我都打算自己去旅行一趟。”

“你是说那架机器已去未来旅行过了?”菲尔比问。

“去未来还是到过去——坦白讲,我不敢肯定。”

过了一会儿,心理学家来了灵感。“如果说它去了什么地方,那它一定是走进了过去。”他说。

“为什么?”时间旅行者问。

“因为我假定它没有在空间里移动。如果它已进入未来,那它现在肯定还在这里,因为它必定要穿过现在时间才能走进未来里。”

“但是,”我说,“如果它是到过去旅行的,那我们刚进房间时就该看到它。上周四我们在这里也应该能看到它,还有上上个周四,再上上上个周四等等!”

“有力的反驳。”市长评论道。他转向时间旅行者,摆出一副公平论事的样子。

“全然不对,”时间旅行者说着又转向心理学家,“你想想看,你也能解释这点。这是临界以下的呈现,是冲淡的呈现,这你清楚。”

“当然。”心理学家说。他一再向我们保证说,“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简单问题。我原应该想到的,这点比较明显,并且有助于说明这种貌似矛盾的现象。我们看不见这个模型,也欣赏不到它,这就像我们无法看到旋转的轮辐,或者在空中飞行的子弹一样。如果机器在时间中旅行的速度比我们快五十倍或者一百倍的话,那它过了一分钟我们才相当于过了一秒,它的速度产生的印象当然就只是它没做时间旅行时的五分之一或百分之一。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伸手在原来放过地方摸了摸。“明白了吧?”他边说边笑了。

我们坐在那里,对着空荡荡的桌子看了一会儿。这时,时间旅行者问我们如何看待这一切。

“这一切今天晚上听起来倒蛮像回事的,”医生说,“不过要等到明天说,

等明天一早大家都神智清醒时再下结论也不迟。”

“你们想看看真正的时间机器吗？”时间旅行者问。说完他手里拿着灯，带着我们沿着通风的长长的走廊朝他的实验室走去。我清楚地记得那摇曳不定的灯焰，他那时古怪的大脑袋的侧影，舞动的人影；记得我们如何一个个跟着他，大惑不解然而又不愿轻易相信；还记得如何在实验室看到了就在我们眼前消失的那架小机器模型的大号翻版。这台大机器的有些部件是镍制的，有些是象牙做的，还有些是用水晶石切磋琢磨而成的。机器已大体完成，不过一些弯弯曲曲的没有完工的水晶杠杆还摆在工作台上，旁边放着几张图纸。我拿起一根曲棒仔细看了看，发现好像是用石英做的。

“嘿，我说，”医生说，“你是完全认真的？还是骗骗人的——就像去年圣诞节你给我们看的那个鬼？”

“我想坐着这架机器，”时间旅行者说，把灯高高擎着，“去探索时间。清楚了吧？我这辈子还从未这样认真过。”

我们中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去理解他的这句话。

我的视线越过医生的肩膀，看到了菲尔比的眼睛，他一脸严肃地朝我眨了眨眼。

第二章

我猜想当时我们谁也不太相信时间机器。原因在于，时间旅行者是个绝顶聪明以至于让人不太敢相信的家伙。他会让你觉得你绝对不会看透他，你总会疑心在他明明白白的坦率背后还有所保留，还另有用心。要是让菲尔比来演示这台机器，并用时间旅行者的那番话来解释，我们就不会对他也持有这样重的疑心，因为他的动机我们一定会一目了然，甚至连贩夫走卒都能理解菲尔比。但是，时间旅行者平日里却是怪念头层出不穷，我们都不敢相信他。那些可以让一个不如他聪明的人名声大振的事情到他手里就成了些个小把戏。做事情太过容易也是个错误。那些不和他开玩笑的一本正经的人也对他的行为举止的意义相当不确定；他们多多少少也清楚，虽然他们长于判断，可轻易相信他就恰似向托儿所提供易碎的薄层瓷器一样不可靠。所以，在从那个星期四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里，我们谁也没有过多谈论时间旅行的事情，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脑子里仍然认为它虽然可疑却有潜在可能性：也就是说，其表面上可能而事实上不切实际——造成时代颠倒和天下大乱的可能性。我呢，则一门心思想搞清楚这机器到底有什么名堂。我记得星期五在林尼安遇上医生后同他还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

他在蒂宾根曾见过类似的事情,并且还特别强调蜡烛也是被吹灭了。不过花招是如何耍的,他解释不了。

接下来的星期四我又去了趟里士满——我想我是时间旅行者的一位常客——那天到得晚,到时我发现有四五位客人已聚集在他的会客室里。医生站在壁炉前,一手拿着一张纸,一手握着一块手表。我环视四周,想寻找时间旅行者,却听到一声:“已经七点半了,”医生说话了,“我看我们最好还是先吃饭吧?”

“怎么不见……”我问着说出了主人的名字。

“你刚到吧?出怪事了,他一定是给耽搁了。他留了张便条,告诉我七点钟还不见他回来就先招呼大家吃饭。他说他回来后再跟大伙解释。”

“有饭不吃似乎有点可惜了。”一位著名日报的编辑说。医生随后便摇了摇铃叫仆人出来开饭。

出席上次晚餐会的,除了医生和我,在座的便只有心理学家一位了。其他几位是布兰克(上面刚提到的那位编辑),一位不知名的记者,还有一位我不认识,这人安静、腼腆、留着胡须,据我观察,他整个晚上始终缄口不语。用餐时分,大家都在猜测时间旅行者缺席的原因,我半开玩笑式地提到了时间旅行。编辑要我们解释一下,心理学家则自告奋勇,把上周那天我们目睹的“有启发性的荒谬学说和鬼把戏”作了一番干巴巴的描述。在他正讲到一半时,通向走廊的那道门缓缓地、悄无声息地打开了。我面朝门坐着,所以我第一个看到了。“你好啊!”我说,“姗姗来迟啊!”门开得更大了些,时间旅行者走了进来站在我们面前。我不由得一声惊呼。

“天哪!老兄,怎么回事啊?”医生大声问道。他第二个看见了时间旅行者,接着全桌的人都转身朝门口望去。

时间旅行者狼狈极了:外套上满是灰尘又污秽不堪,袖子下面沾满了绿渍;头发乱如蓬草,在我看来好像变得愈发灰白了——若不是因为头发上的灰尘和污垢,那就是头发真的比以前更白了;他面如土色,下巴上划了一道棕色口子——伤口还未完全愈合;他神情憔悴疲惫,好似吃尽了苦头。有片刻工夫,他就站在门口踌躇,好像被房间内的灯光照花了眼。然后,他走进了房间。走路时一瘸一拐,就像是我见过的那些经过了长途跋涉的腿酸脚痛的徒步旅行者。我们望着他,都一言不发,等待他开口说话。

他却一声不吭,痛苦地来到桌前,朝着酒瓶做了个手势。编辑斟了满满一杯香槟酒,推到他面前。他一饮而尽,这酒似乎提起了他的精神:他环顾了桌旁的人,脸上又掠过了一丝昔日常见的微笑。“你到底干吗去了,老兄?”医生问。时间旅行者似乎没听见问话。“别让我打扰了你们,”他说,声音有些含混不清,“我没事。”他停下不说了,举起杯子又要了点酒,然后一饮而

尽。“味道好极了！”他说。双眼愈加有神，面颊上也有了些许血色。他用迟钝然而却是赞许的目光朝我们脸上扫了一遍，又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踱了一圈。随后他便又开口说话，却仍是不知该如何表达的样子。“我去洗个澡，换件衣服，然后下楼来再向你们解释……噢，给我留点羊肉，我都不知肉味了。”

他越过众人朝编辑看了一眼（编辑是位稀客），并表示了问候。编辑提了个问题。“稍后就告诉你，”时间旅行者回答，“瞧我这副模样——太滑稽了！稍等一会我就收拾好了。”

他放下酒杯，向通往楼梯的那道门走去。我再次注意到了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脚步放下时鞋子里还发出噗噗的声音。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他出门的时候看到了他的脚。他连鞋都没穿，脚上只套了一双血迹斑斑的破袜子。门在他身后关上了。我本想跟他出去，可随即想到他讨厌别人为他的事情大惊小怪便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有一刻钟我脑子里有如一团乱麻。这时，我听见编辑念叨说“著名科学家的惊人之举，”他出于职业习惯，又在考虑他的文章标题了。我的注意力也因此被拉回到了明亮欢快的餐桌上。

“这是演的哪出戏？”记者说，“他一直在扮演业余乞丐吗？我搞不懂了。”我与心理学家四目相接，从他脸上我可以看出来，我俩对此事有着同样的见解。我想起时间旅行者跛着脚爬楼梯的痛苦模样，并以为其他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腿脚不便。

医生第一个从惊诧当中恢复过来，他摇了摇铃叫来仆人——时间旅行者不喜欢进餐时让仆人在一旁伺候——示意上热菜。这时编辑嘴里咕哝着拿起了刀叉，那位沉默寡言的人也跟着拿起了刀叉。大家又继续吃着晚餐。席间的谈话有段时间竟感慨连连，不时夹杂几声惊叹。这时编辑再也按捺不住他的好奇心了：“我们的朋友是不是有些旁门左道的手段来增加他不高的收入呢？还是处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疯癫状态呢？”他问道。“我敢百分之百肯定这事和时间机器有关，”我接过心理学家叙述的我们上次聚会的话题继续说道。新来的客人们显然不相信。编辑提出了反对意见：“时间旅行究竟是干什么？一个人总不会在奇谈怪论里就滚得满身是泥吧？”这时他想起了什么，于是就讽刺挖苦起来，“难道未来世界里连把衣服刷子都没有吗？”记者也是压根不相信这事，他站到了编辑的一边，俩人对整个事情百般嘲弄。他俩都是新型的新闻工作者——自得其乐而又傲慢无礼的年轻人。“我们《后天》报的特约记者报道说，”记者正说着——更像是喊着——时间旅行者回到了房间。他身着普通的晚礼服，除了脸色依然憔悴外，刚才那副让我们惊诧万分的模样已无影无踪。

“我说，”编辑兴高采烈地说，“这些家伙说你刚才到下星期里旅行去了！告诉我们小罗斯伯里的事，好吗？整件事你是如何看的呢？”

时间旅行者先是默不作声地来到留给他的座位上坐下,然后才安详地笑了,笑容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我的羊肉哪里去了?”他说,“又可以用叉子叉大块羊肉了,真是享受啊!”

“故事!”编辑嚷嚷着说。

“故事个屁!”时间旅行者说,“我想吃点东西。在我填饱肚皮前是一个字也不会讲的。谢谢,把盐递一下。”

“就先讲一句话,”我说,“你是去时间旅行了吗?”

“是啊。”时间旅行者嘴里塞满了东西,点头作答。

“你的口授记录,我愿出每行字一先令的价买下。”编辑说。时间旅行者没有答话,却把酒杯推向那位不爱说话的人,并用指甲敲了敲杯子。那人一直盯着时间旅行者的脸,不觉一惊,赶忙为他斟满酒杯。接下来晚餐的气氛令人很不自在。我呢,一直忍不住想提问题,我敢说其他人一定也有同感。记者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便讲起了海迪·波特的逸闻趣事。时间旅行者一门心思只顾吃饭,胃口好得像个三天没吃饭的流浪汉。医生点燃一直雪茄,眯缝着眼望着时间旅行者。不爱说话的那个人似乎比平时更笨口拙舌,他不停地闷声喝着香槟酒,借以掩饰内心的紧张不安。时间旅行者终于推开了面前的盘子,朝我们大家望了一眼。“我想我必须道歉”,他说,“我刚才实在是饿坏了。我度过了一段惊险时光。”他伸手要了一支雪茄烟,切去烟头。“还是去吸烟室吧。故事太长了,总不能让我对着油腻腻的盘子讲吧。”他顺手摇了摇铃,领着大家走进隔壁房间。

“你跟布兰克、达仕、乔士讲过时间旅行机器的事吗?”他边问我,边靠在了安乐椅上,点出了这三位新客人的名字。

“可这种事情只不过是胡说八道。”编辑说。

“今晚我没精力跟你们争论。我可以给你们说说故事的经过,但我不想争论什么。”他接着说,“我就把我的遭遇全告诉你们,假如你们想听的话,但请不要半中间打断我。我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非常想!尽管多数内容听起来像是一派谎言,可事情就是这样!故事是真的——每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今天四点钟时我还在实验室里,可从那时起……我度过了八天时间……这八天,那是从来没有人经历过的日子啊!我现在都快累死了,可我要不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我又会睡不着觉的。一讲完我就去睡。但是请不要打断我!都同意吗?”

“同意,”编辑先回答说,我们其他人都附和着回答说“同意”。听到这样的回答后,时间旅行者便开始讲述我下面记录的这个故事。起先,他是靠在椅子上的,说话声音虚弱无力,后来越讲越起劲了。记录下这个故事时,我深感笔力之不逮,尤其是我自身文字表达能力的欠缺,以至于总觉得词不达